

诗爱者的自白

——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



诗爱者的自白

——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

屠岸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屠岸著．－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02-002969-8

I. 诗… II. 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66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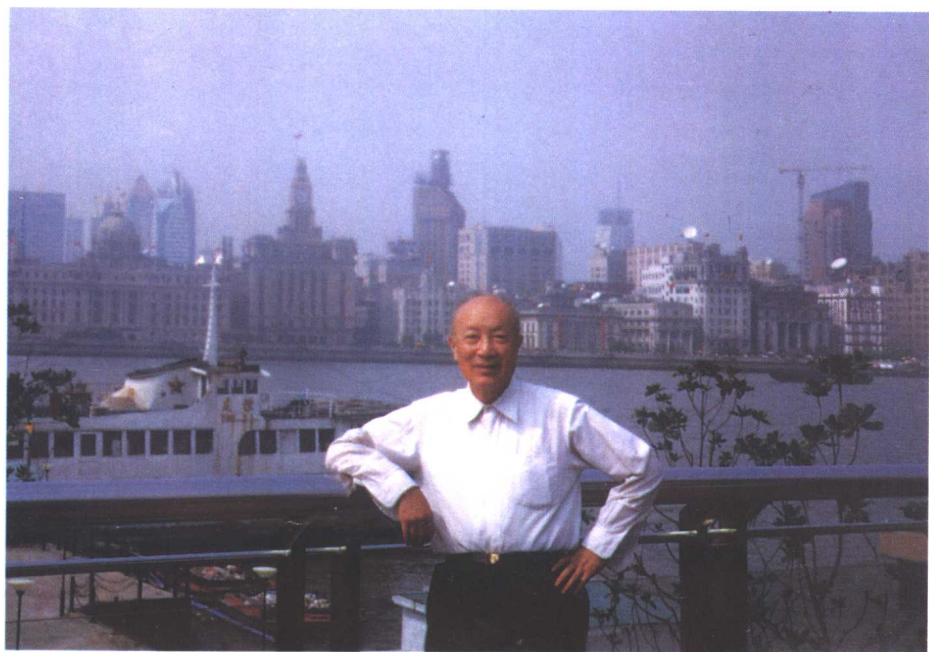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8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3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4.80 元



作 者 像



一九五三年秋，与妻章妙英在天坛合影



一九九六年九月摄于家中

目 录

第 一 辑

诗爱者的自白	3
画 缘	7
“对心灵奏出无声的乐曲”	11
吟诵的回忆	15
阿黄小传	22
魂魄长留觅渡桥	28
访淹城	33
天使的语言	36
在孩子的诗园里徜徉	39
书和友谊	57
双鹰的搏击	62
普希金鼓舞着我们	68
从碧鸡山到英雄山	71
凝华端赖大毫锋	91
攀枝花抒情	96
青屿行	101
大路之歌	110

西部中国的开拓者之歌

——序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	115
庐山手札	120
乌龙潭水	123
雾漫剪刀峡	125
花径游	128
仙人洞的诱惑	131
访八大山人故居	134
宜春书简	138
华盛顿的一个傍晚	154
哦,自由神	165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172
美的赞颂者	176
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混	
——沉痛悼念秦兆阳同志	179
水仙般芳馨的友情——致郭风	182
有关水仙的通信	185
“哪见风吹花上枝?”	187
释谚二题	190
生与死·忧患与安乐	192
哭声并未止息	193
一生死和齐彭殇	195
“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论辩	196
从一对汉字想到的	199
站在书海岸边	201
借鉴·生活·思想	203

求真	205
古瓷的启示	206
醉 颂	210

第 二 辑

姊 姊	215
夜 会	218
海岛之夜	221
奇异的音乐	223
走 廊	226
镜 子	227
失去的诗	228
窗里外	230
瞳 孔	232
苏 醒	233
笑 脸	
——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对话	235
永恒的祝福	237
影 子	238
“改”	239
洗砚池	240
由偶然开端	241
刹那的陌生	243
晓 梦	244
花 圈	246
玩具娃娃	248

棕叶蟋蟀	250
银柳天使	252
九华街	255
紫罌粟花	258
青 鸟	260
到月亮姊姊那里去	262
菲菲与小猫	265
生命的撒播	267
秋的颜色	269
瞬间的迸射	271
催生者	273
铜色山毛榉	275
燃烧的灌木	278
珍珠滩	280
五花海	282
加拿大杨和毛白杨	283
幼 松	284
抵抗运动	286
复仇者	288
草湖沙	289
大自然的艺术品	291
 一个绚烂的夜晚	 293
献给妻子的歌	295
 谈谈散文诗	 297
 后 记	 302

第一辑

诗爱者的自白

“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这是一位老画家书写的对联，挂在我儿时家中的书房里。对联称颂我母亲持家有方。下联写的是实事，那是母亲每晚教我唐诗。我对诗的爱好，就从这时开始养成。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于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能背诵，是听母亲吟诵而听熟了的。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权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一百几十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一百多首英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

我十四岁时瞒着母亲写出第一首五言律诗，出乎意外，受到母亲的鼓励。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那时真是进入了一种无限热切的痴迷状态。写诗要讲究格律。我殚精竭虑，要去掌握好平仄和韵脚。曾听说有傻子行路撞在电线杆上的笑话。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两次在走路时撞在树干上，都因为心中正在想怎样找一个合乎平仄的汉字和一个押韵的英文字。

一天，我正在理发馆里理发。心中默诵着英诗。突然领悟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我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我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我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我遵从父命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学铁道管理。一次经济地理考试，事前我一无准备，试卷到手，一看傻了眼。百无聊赖，忘乎所以，竟在试卷背面默写了一首浩斯曼的诗《Loveliest of Trees》（《最可爱的树》）的原文。写完后才发觉不对头，但又不好撕掉试卷，只好硬着头皮交上去。结果遭到冯教授的训斥：“你还要把今后的五十年光阴浪费在观赏樱花上吗？”然而这次训斥也终究未能使我醒悟过来，我的爱诗癖已经病入膏肓了。

十九岁那年夏天，我借住在我的哥哥的同学沈大哥家，在江苏吕城农村。这是我一生中最沉迷于写诗的苦乐的一个时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几首抒情、写景的新诗（白话诗）。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旁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一次在半夜里，自己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我的大嗓门把睡在芦簾壁邻室的沈大哥惊醒了，他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着火了，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到我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实，他与我相视大笑！从此他不再叫我的名字，只叫我“诗呆子”。

二十岁后，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我信奉以诗歌服务于革命的原则。这当然是对的。但由于自己的幼稚和教条的侵蚀，我一度陷入公式化的泥淖。接着来的是迷惘。我终于拒绝仿制伪诗，因而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的诗创作记录簿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鉴别，深藏

在心底的诗国之光重新成为导引我灵魂的灯塔。在三年困难时期，杜甫、陆游的佳句伴我度过饥饿的寒夜。在十年浩劫期间，济慈的诗美学滋润着我荒漠的心田，赋予我继续生存、继续拼搏的勇气。新时期的曙光重新照亮了我的诗笔，使我重新尝味创作的痛苦和欢乐。诗，给了我的生命以再生。

我缺乏诗才，但我爱诗却是地道的。我爱一切真诗。八十年代中，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集会上，我朗声背诵了彭斯的诗《我的心呀在高原》的原文，主人惊讶地说，这位伟大的苏格兰诗人还有中国知音！他问我是否特别倾心于浪漫派。我说，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有一年秋天，我从东京成田机场乘车赴中国驻日大使馆。途中，浓烈的废气和超分贝的喧嚣使我血液上涌，心悸心慌，头晕目眩，恶心难受，我陷于焦虑和恐惧之中。此时，我意识到必须自救，于是加强自控，闭目，心中默诵起华兹华斯的诗《The Solitary Reaper》（《孤独的割禾女》）来。随着头脑中苏格兰高地的升起，少女形象的出现，悲凉歌声的飘扬，我的心逐渐安静，脉搏转趋平稳，晕眩次第克服。等到到达目的地，我的各种症状都已消失。

十年前，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彻夜失眠。加剂量的舒乐安定对我都已失效。有一夜偶然睡着了，醒后回忆：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我浸入“天涯沦落人”故事的氛围和意境里，无意中进入了久违的黑甜乡。从此我就时常通过默吟召唤睡神，恢复心灵的安宁。

诗，使我的灵魂崇高；也使我的身体康泰。

如今轮到我也来“夜灯红处课儿书”了，但已经不是对我的儿女，而是对我的一双孪生外孙女了。当我听到她们用稚嫩的

嗓音吟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岳飞的《满江红》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崇高的美感和深沉的喜悦。

1995年11月12日

画 缘

我六岁时，随父母离开江苏常州，到辽宁四平街居住。那时父亲担任四洮铁路工程师。一天早晨醒来，我看见母亲正在伏案作画。宣纸上出现云霓，彩霞，万里长空，万顷波涛，雄伟的船只。母亲画完了，在上面题字：“乘长风破万里浪。”她说这幅画是专门画了送给我的。我那时小小年纪，不懂得画。但记得我随父母从上海乘轮船过黄海到达大连时，见到过海上日出，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能从画面上获得一种美感愉悦，对这幅画爱不释手。

一年后，父亲另谋他职，我随母亲又一次经过黄海，返回故乡常州。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看一本画册，说这是她的一个学生从《东方杂志》和一些日本杂志上剪下的几十幅画页，装订而成。这些画页大都是用道林纸彩印的世界名画，如拉斐尔的《圣母》、库尔贝的《石匠》等。我翻看时，特别喜欢一幅画：英国画家透纳（Turner, 1775 - 1851）的《战舰》。画面上浩瀚的大气和含雾的阳光把我引进一个无限空明的世界，再次唤起我对海的记忆。我奇怪，这幅画与母亲送我的《乘长风破万里浪》很相似。便去问母亲。母亲说，她画时心中便存着透纳。她说，透纳的风景油画有中国水墨画飞动空灵的特色，所以她试着用毛笔和宣纸来表达透纳的风格。她说，家里还藏有一幅临摹透纳的战舰的画，便拉我一同去寻找。

我家书房里有一只长方形木箱，里面装着一卷卷装裱好的

字画。这是祖父留给父亲的惟一遗产。母亲把箱里的字画翻出来，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画。她让我拿着画轴，她把画展开，呀！这正是透纳的《战舰》！天空、落日、海水和舰只都用毛笔勾画和晕染在绢上。比起那张小小的印刷品来，这幅画画面大得多，色彩也鲜明得多。母亲说，“这是你爷爷的一位画家朋友根据日本印刷品临摹下来的。”她又从木箱里找出同一画家临摹和创作的几幅风景画给我看。我对这些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幻想将来当一个专画风景的画家。

我做小学生和中学生时，非常喜欢画风景画。我受到老师过分的宠爱和同学们大胆的怂恿。在觅渡桥小学读书时，我的风景画被送往武进县学生画展展出，受到奖励。在上海中学读书时，参加学生绘画比赛，我的风景画得第一名。高中时，我把自己创作的几十幅风景画贴到教室墙上，把课堂当作个人画展展室。这些画，都是通过水彩或水墨对透纳的风格进行了模仿，虽然，我对透纳的风景画的精髓是什么，并不了解。

父亲不同意我进美专，我只好考进上海交通大学。但我学画的心不死，读大一时，我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素描的吴老师带我和几个同学去登门拜访校长刘海粟大师。刘校长拿出从德国携回的一批世界名画大幅印刷品给我们看。那印刷的精美使我吃惊。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幅我熟悉的透纳的油画《战舰》。虽然跟我以前见到的从杂志上剪下的那张同是印刷品，但这幅气魄大得多，效果大不一样。我看到布纹纸如画布，上面布满了凌厉的和柔和的笔触，颜料的挥洒和组合所形成的画面的崎岖和平坦。我真怀疑这是一幅真的油画！与祖父的朋友临摹的那幅绢画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绢画有一种明丽秀媚的风格，与这幅印刷品所显示的博大苍茫似乎也不是一路。我倒真想看一看这幅画的真迹呵！